

<<读库0903>>

##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读库0903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2256903

10位ISBN编号：7802256909

出版时间：2009-6

出版时间：新星出版社

作者：张立宪

页数：31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内容概要

目录:  
这是湖南。  
1937-1945。

私人编年史：我的一九七六  
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，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  
真实的“余则成”  
浮生旧梦说隋唐  
“卑劣的行径能够带来权力”  
不死的堂·吉诃德  
彼得·席格的斗争之歌  
列仙酒牌

2005年，《潇湘晨报》记者邹容、摄影记者周志刚踏遍青山，寻访湖南抗日旧战场。他们的一手田野调查访问资料，在晨报“湖湘地理”专版连载。限于篇幅和其他原因，该系列在刊发时删除了部分内容。

邹容老师将稿子发给我时，所附信中言道：“我不知道做《读库》的新星出版社有无可能对此书感兴趣。

或者你的《读库》对此有无兴趣。

我们所寻访的人事，死的已死，早的六十多年前，近的都才一年，但选择将他们抹杀和遗忘，太彻底，太无情。

令我愧对那一丁点儿我所以为触摸到了的历史真相……”

我们尽力将邹容老师的原文恢复全貌，予以刊发，便是本辑《读库》中的《这是湖南。1937-1945。

》一文。

该文的功绩，非单是风餐露宿所做的田野调查，也包括对史料的广泛搜集和精心梳理。

《私人编年史：我的一九七六》确实只是“私人编年史”，“写这篇文章，是想讲述在那个背景大下，我这个普通人在一个局部的所见所闻，希望可以给宏大历史做一些形象的注脚”，这是作者的本意。

所谓历史，还需要论证选择遗忘还是牢记吗？

时隔三十年，大时代对个人命运的操纵和改变，生活细节的点点滴滴，对于经历者来说，可能根本就不用刻意“遗忘”。

继《读库0902》中的《海子的事》，本辑读库《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，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》一文，写的是另一个诗人顾城。

该系列文章是作者刘春先生的一部书稿的部分章节。

按照他的创作思路，是“想记录一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”：

多年以来，我一直有一个愿望：用一本书，展示新时期以来百转千回的诗歌之河，记录一个时代精英的光荣与梦想。

如果这潮流是轰轰烈烈的，我就浓墨重彩，如果这潮流趋向干涸，那我就沉下心来细细挖掘。

那是一本理想中的书，是一个不愿意托付给别人而只期待自己去实现的理想。

如果它能够完成，也将成为作者本身的光荣与梦想。

2002年秋天，我向这条河流迈出了第一步。

……无论从技艺还是思想层面，“第三代”都是值得研究，甚至大书特书，他们的坎坷的人生经历，他们艰辛的求学道路，他们在无书可读的年代，从“老三篇”、小人书、大字报，从糊墙壁的《人民日报》，甚至从烟盒、招牌、启事、赤脚医生手册、标语、小字条进入文学，最后走进文学史和诗歌史，其中有多少心酸，多少欢乐，多少启示。

为这一代人立传，一直是我内心的梦想，我要像爱伦堡写《人·岁月·生活》那样写一本书，向这些沉默的、喧哗的乃至泼辣的前行者致敬，让更多的读者分享他们的痛苦与光荣。

……书稿完成后，目录的排序成了一个问题，经过与责任编辑商量，我选取了一种较为简单的方式--按年龄大小排列。

排完后我看到，20年前就已去世、目前影响最大的海子竟然是年纪最小的一个，这令我不胜唏嘘。

一批谍战电视剧的热播，让大众对该题材的兴趣骤增。

杨浪老师“从众”立题，以“余则成”为由头，其实是依靠他常年搜集的史料和深入的探究，披露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史实脉络。

现实中的“余则成”吴石先生并没有余则成般逢凶化吉，他在台湾的“潜伏”生涯一共只有七个月的时间，即被捕就义。

意味深长的是，几十年后，国共两党在海峡两岸，均为吴石立碑纪念。

处决吴石的国民党一方，在2000年举行“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——战争、人权、和平的省思”特展，“愿今天台湾的人民记取教训，放下仇恨一页”，有人反思“这是中国人的不幸，为政者不可不慎，勿以众生为刍狗”。

2002年8月，台北市政府设立马场町纪念公园，碑文可供咀嚼：

一九五零年代为追求社会正义及政治改革之热血人士，在戒严时期被逮捕，并在这马场町土丘一带枪决死亡。

现为追思死者并纪念这历史事迹，特为保存马场町刑场土丘，追悼千万个在台湾牺牲的英魂，并供后来者凭吊及瞻仰。

本辑藏书票仍由姬焯华先生绘制。

## 作者简介

张立宪（老六），河北汉子，60年代出生，80年代读大学，90年代初从中国人大新闻学院毕业以后，一直在新闻出版行业游走。

出版个人专著《记忆碎片》。

现代出版社原副总编，《大话西游宝典》和梦工厂系列丛书总策划，《读库》系列丛书主编。

书籍目录

这是湖南。

1937-1945。

私人编年史：我的一九七六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，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真实的“余则成”浮生旧梦说隋唐“卑劣的行径能够带来权力”不死的堂·吉诃德彼得·席格的斗争之歌列仙酒牌

## 章节摘录

这是湖南。

1937-1945。

一、寂寞忠烈祠 “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心底” 六十年岁月呼啸而去。  
没有哪一种硝烟不会散尽。

2005年5月7日黄昏的南岳忠烈祠，雨，无语。

5月8日一早重来，依然是雨，依然无语。

在“安亭战役纪念碑”的周围，我正蹲着四处找寻残留的碑文痕迹，一个在旁边开小商店的老人走过来，轻轻地说：“没有字了，都洗掉了。”

这位姓刘的老人，世居忠烈祠外，生于1947年。

他告诉我，洗掉的字，是“文革”时期碑身上曾用红漆写下的“农业学大寨”，而之前更早的——被凿毁于1955年的“抗战碑刻”，当时六岁的他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忆。

算一算，如今五十八岁的老人，距中国大地上那场惨烈战火，都还隔着两年的时光跨度。

历史，说它不曾远去，我有些恍惚。

但是，忠烈祠中立着的三十七块将军碑刻，都镶了年轻、俊朗的面容，有名有姓，有生、卒年，有血战至死的描述；祭祀台上的牌位，有部队番号，有战死时的战役名称；祠外青山，有修复和尚未修复的十九座坟茔；还有资料数字中，一以概之，统计的多达“二百万”为抵御外侮而阵亡的所有将士。

血和生命。

从人道的逻辑上而言，这是世间最难抹去的痕迹和记忆。

它们应该带有活着的人，揣在胸口怀想的温度。

我们很想从南岳忠烈祠——这样一座虽不为人所知，但确实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抗战纪念“地标”开始，经由一种细微、有温度的痕迹记忆，返回到某些过去的严峻时刻。

返回到一种真相。

返回到1937—1945年的湖湘大地，那些大多不知姓名、籍贯的年轻官兵，倒在我们这片熟悉的故土上，最后一刻的眼神、面貌。

也返回到一个激荡着民族热血、永不能忘却的历史时空。

查询资料时，在“九·一八”网上祭奠堂里，看见有个中学生上香，点蜡烛，在留言栏中写了一句话：“没有你们，何来我们？”

另一个年轻人，写“想在中国找一个给英雄下跪的地方”。

1943年，林徽因为了在1941年3月14日对日空战中死去的三弟林恒写下悼诗，她忧伤而决绝地告诉这位二十三岁的空军上尉，对他和“同他一起去的兄弟”的怀念“历历在目”，而“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心底”。

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们心底，世界的悲怆永沉在我们心底——那些年轻、沸腾过的热血，真的不曾被遗忘或抹杀吗？

相对于同处湘中南部南岳风景区内的大小庙宇，忠烈祠无疑是寂寞的。

其实，一进山门，沿景区东线盘山公路而上，不到四公里，就是忠烈祠所在。

其坐南朝北、开阔向阳的主体建筑，位于南岳香炉峰下，海拔约为七百米，祠宇及附属公墓区皆属南岳罗家坳的地理范围。

周跃华说，他曾在网上搜索过“忠烈祠”，“四川有一条忠烈祠路，也有一些地方有地域性或单次战役、单个军队的抗战忠烈祠，规模很小，台北有座大的，除此之外，南岳忠烈祠可以说是建筑最早、规模最大的抗日战争纪念地之一，也是当年国民政府在大陆建造的唯一一处纪念抗战烈士的大型陵园。

周跃华是南岳文物管理处副处长。

他所称“唯一”，除了是对南岳忠烈祠“占地二百三十五华亩”宽阔面积的表述，更缘于忠烈祠内那座独特的“抗日阵亡将士总神位”。

据称，1943年7月7日忠烈祠落成公祭时，只“准予第一批张自忠、郝梦龄等五十三名忠烈将士人祀”，当时的主祭者、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曾指着身后的“总神位”说：“抗战还在进行，牺牲在所难免。

这总神位，特为今后为国捐躯忠灵而设，千秋万代，血食无替。

忠烈祠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收取过三元、五元、十元的门票，前两年，实行八十元的一票进山制后，它作为景区内部景点，免费开放，并配有专职解说员。

不过，由于一直很少宣传，尽管南岳风景天下闻名，便捷的上山公路直穿忠烈祠与其东岗墓葬区之间，游客、香客却是过祠入少，更有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“忠烈祠”，尤其不知道它是“当年以国民政府名义所建的大陆唯一纪念抗日阵亡将士的大型陵园”，不知道包括湖南六次会战在内的全国二十二次正面大型作战，以及发生在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近四万次战斗——其所有抗日阵亡将士的英魂，曾被宣布“一体人祠祀享”。

5月7日黄昏。

南岳有雨。

雨中的忠烈祠愈加肃穆、清冷。

没有人能遇见那些六十年前就长眠于此的、寂静的魂灵。

七十六岁的唐未之，是南岳本地人。

他说自己“对忠烈祠太熟悉了”。

他记得修忠烈祠是1940年开始，是“长沙来的设计师和石工，民工用的是本地人”。

因为战乱，断断续续修了三年才竣工。

而此前，修建忠烈祠的动议最早在1938年、1939年就有了。

1938年10月底，武汉、广州失守，原处于大后方的湖南，因“可做西南陪都重庆的屏障，又能南控粤桂、北警鄂豫、东制浙赣”，为“指顾伸缩，皆足有为”之地，即成新的抗战大本营。

南岳则凭借优越的水陆交通和“五岳独秀”的地理环境，成了大本营活动的核心。

据称，当时南岳已修登山公路，吉普车可直通山顶。

自1938年至1945年，蒋介石在南岳主持召开过四次高级军事会议。

“在南岳修建忠烈祠和烈士公墓”，就是1938年11月25日第一次军事会议上提出的。

据唐未之编写的文史资料《忠烈祠》记载，当时，参加会议的各战场主官几乎都谈到自己的阵亡官兵多“暴尸战场”不能掩埋，“言者伤心，听者敛容”。

会议上，蒋介石“致训词”，也专门提及“暴尸”一事，“我军过去最遭敌人轻视的一点，即是我们阵亡官兵的忠骸，有许多不仅不能抬回安葬，而且任其遗弃阵地”，“这是我军最大的耻辱”，“我们忠勇将士为国捐躯，竟至死不得收骨，我们后死者如何能对得起他们，还有什么面目见人”，“死无葬身之地，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”。

会后，蒋又找来陈诚、薛岳，“修公墓，战事不那么紧张，我看可以着手，地点吗，南岳很好，天下名山嘛”。

后来，在薛岳的《南岳忠烈纪念堂碑记》中，就有“乃请准中央，分颁巨帑”，“以安忠魂”的记载。

当年历时三年，耗资一千八百八十七万余元修建而成的忠烈祠，其总工程师之一尚其煦先生，与周恩来一起赴法勤工俭学，参加过南京中山陵设计。

所以，我们今天看到的忠烈祠“酷似中山陵”。

整座祠宇，划中轴线，按前低后高，依次为三孔拱门牌坊、“七·七”纪念碑、纪念堂、纪念亭和享堂五个部分。

中辟草地，筑字“民族忠烈千古”。

所有用材，皆就地取用“名山片石”（花岗岩，俗称麻石）。

整个格局，享堂居祠宇最高处。

内设祭坛，中置“抗日阵亡烈士总神位”，左右分列二十二座，如“第三战区左翼军小南翔广福战役阵亡将士之神位”、“第九战区第二次长沙会战阵亡将士神位”等字样的第一、三、九战区各次战役阵亡将士神位，总计二十三座。

不过，记录这些“入祀将士”名单的十册谱牒，在1947年以后遗散，至今不知所终。

神位之下，四周则分布了三十七块殉国将军石碑。

注5根据原设计图纸，以祠宇为中心，东西两侧为公墓区，占地逾二百亩，分将、校、尉及士兵墓葬区域，可入葬三百座。

设计中，所有墓葬都以墓道相连，有花坛凉亭。

后“因几次长沙会战及经费原因”，除墓道草草沟通，“凉亭、花坛均未辟建”。

今天的南岳忠烈祠周围，有郑作民、孙明瑾、彭士量等将军个人墓葬十二座，七十四军、六十师（曾葬两千一百二十八人）、一四零师（曾葬九百一十六人）等公墓七座。

5月8日，我们原本希望能拜谒所有这十九座陵墓，却发现当年所辟墓道今已无迹可寻。

其分布格局，除七十四军公墓外有一块刻有国民党党徽及“游人到此，脱帽致敬”字样的石碑，其余墓葬，均无任何指示标识。

对此，周跃华也深感痛苦。

“那些墓葬，‘文革’时都被毁得不成样，我们现在是苦于找不到任何图片资料，去恢复它。

我不敢让人家看啊！”

唐未之老先生至今还记得1943年7月7日，抗战六周年时忠烈祠的落成大典，“那时我十三四岁，还是个小学生，学校组织我们去参加的公祭大会，《大公报》还报道过”。

此后，忠烈祠的公祭于每年“七·七”纪念日举行。

抗战胜利后，国民政府1947年颁布了《春秋二季致祭阵亡将士办法》。

《办法》规定：每年的3月29日为春祭，9月30日为秋祭。

而1949年3月29日，是忠烈祠的最后一次政府祭祀。

此后，除民间、个人自发的一些扫墓活动，忠烈祠至今没有再举行过任何级别的政府公祭。

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忠烈祠还屡遭破坏，直至1983年，忠烈祠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1984年5月26日，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，曾特来忠烈祠瞻仰，看到享堂外悬挂了“蒋中正”题，其“烈”字特意少写了一点（“歹”字少写一点，意为烈士牺牲少一点）的“忠烈祠”匾额，他点头道：“挂得好。

祖国统一是大家的工作嘛。

有的人为国家、为民族生存而牺牲了，应该重视，应该纪念。

”之前，为了挂不挂“忠烈祠”这件唯一幸存的原物，据说当时的区委书记谭岳生好几天没睡着觉，心里很矛盾，最后一咬牙，挂。

1996年12月，忠烈祠被核定为“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，列位于“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”一类，编号239，分类号41。

周跃华主管忠烈祠工作，他甚至奢望过近期来访大陆的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、亲民党主席宋楚瑜，“应该来看看忠烈祠”。

5月7日和8日，他不断跟我们重复地表达，从个人情感来讲，他“在任期间，也一定要将忠烈祠修复，要让英烈们安眠于九泉”。

周所指的“修复”，即针对1953年和1966年忠烈祠曾遭受的两次空前破坏。

1953年那次，忠烈祠祠宇建筑未损，但“碑身上所有的文字都凿掉了，一字不留”，1966年，“更惨。

所有将士的墓都被挖了”。

二、南岳，十四座倾塌的雯莹 “你死是为了谁？”

今天，我内心仍有深深的震撼。

2005年5月8日，雨后的南岳。

三十七军六十师那座已成废墟的大墓。

南岳文物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刘向阳拿起的那个骨灰坛。

坛身清晰的字眼是“陆军第六十师抗战烈士忠骸”。

这一切，横亘心胸。

我计算过手中所能搜索到的抗战阵亡将士的生卒年，最年轻的十八岁，最大的也不过五十来岁。出于对本土地理的贴近关注，我还悄悄数过哪些湖南人战死在外，哪些外省人又战死在湖南。

十万人。

这是文史资料中显示的湖南战场阵亡将士概数。

十万个名字。

十万张年轻的脸。

我们能有勇气与他们一一相对吗？

六十师残墓中的骨灰，全部收自湘北战场。

对此，5月8日，5月8日以后，我都愧对无颜。

愧对是因为我们不曾祭奠，不曾怀想，甚至不曾了解。

林徽因之子梁从诫曾撰文说母亲与当时的空军渊源颇深，除了三弟牺牲外，她最后一个年轻的朋友林耀1944年也参与衡阳空战，当年6月26日，座机中弹，牺牲于湖南宁乡县巴林乡横塘岭。

血，曾经那么真实地浸透了我们脚下的土地。

弟弟，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；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， 简单的，你给了。

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。

..... 啊，你别难过，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。

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；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，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，献出你们的生命；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，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， 你死是为了谁！

..... 林徽因的《悼三弟》写于1945年，发表于1948年。

林徽因的悲凉，而今犹是？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